

三山國王是台灣客屬的特有信仰？

——粵東移民原居地文獻考察的檢討——

邱彥貴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約用助理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對於台灣客家民間信仰的研究，除了對祭祀圈跨越兩縣十數鄉鎮的枋寮義民廟及其他義民信仰的一貫專注外，學界對三山國王信仰的注意似乎有後來居上的趨勢，長久以來認定三山國王是客家特有信仰的說法又一再重提。然而三山國王信仰究竟能否作為客家方言羣／族羣識別的標誌，進而可以追溯其遷徙、融化諸作用，我們覺得需要通過下列三個問題的討論方能有此認定。

(一)三山國王是台灣客家特有信仰的論述完整嗎？

若以今日的情況論之，在台灣，三山國王不只是為客屬所信仰。以信徒而言，日據時代若干寺廟台帳顯示某些三山國王已為「閩粵」一體奉祀；時至今日，一些地區的信徒甚至全屬福佬。以地理分布而言，現今客家聚居的地區與三山國王廟分布並非一致；有三山國王廟而無客家人的地方，許多學院或民間學者的研究可提供移民史的索隱，他們對於彰化平原、高雄鹽埕、宜蘭、新莊、清水平原等地客屬活動的來龍去脈，作了深入的分析或初步的報告，可以解答部分的疑惑。但仍有像鹿港、笨港地區及台南等地，仍是解釋的空白處。而且反過來論證，何以桃園縣全境及相連的新竹縣北區湖口、新豐、竹北三鄉鎮，及苗栗縣內山一線的南庄、獅潭、大湖等客家地區，三山國王或未成為奉祀主神，或未見有三山國王廟，甚至有未曾聽聞此種信仰者？所以這個命題在歷史及現今，似乎都不夠充分，而客家人也不必悉知此種信仰。因此，這樣的論述似乎不夠完整。

(二)「三山國王是台灣客家特有信仰」的命題本身有無需要檢討？

台灣研究中慣見一組討論民間信仰與移民來源密切相關的陳述，即不同來源的移民有各自崇奉的鄉土神明；以原居地的府級政區為區別條件的，有漳州府移民的「開漳聖王」，更細的區分則以縣為單位，有安溪移民的「清水祖師」、同安移民的「保生大帝」、南安移民的「廣澤尊王」等等。三山國王與客家之間的關係通常也被包含於此之內。但是以被徵引最多的王世慶樹林地區實證研究為例

，其對象僅限於福佬方言羣／族羣之內的各個地域羣移民，所以「來源」一詞強調的應該是地域性，所以，既然是在移民地域性的意義之下，「特有信仰」的定義，應名為「地域性社羣特有的信仰」才算完整；而且要專注於足以識別移民來源地域的特有信仰，定義方為周延完整。但是，這種分類標準可否由福佬方言羣／族羣之內，一些小區域移民的識別擴而大之，逕直使用到客家與其它族羣的辨識上呢？現今所見的研究，則似乎在尚未經過深入討論之前，已直接套用於移民來源跨越閩粵兩省至少四府州（嘉、惠、潮、汀）的客家移民的識別上。然而，原先用來辨識同一方言羣內不同小地域移民的方法，却用以指認來自數個較大地域但屬同一方言羣的全族羣的標誌；也就是說直接由地域(locality)論點，轉移至族羣(ethnicity)論點，方法上是否過於冒險？

(三)三山國王也是其他區域客家特有的信仰？

當然，可能三山國王是台灣客家的特有信仰這個定論不是在前述的研究模式中產生，無需以地域性的條件去規範，我們可以先驗的將其視為族羣中的特有信仰，客家區域中三山國王的空白處需要的是更深入的資料與田野加以補充，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毫無疑問是肯定的。那麼，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將會是肯定的。因為台灣客家的祖先應該都是來自閩粵，而且所有台灣三山國王廟的文獻或傳說都追溯到一個廣東省潮州府的祖廟，所以這個區域及其他地方的客家都應該會有此種信仰。以現今客家分布地域而言，除了熟知的粵東、閩西與閩南等台灣客屬移民原居地之外，粵北、粵西南、贛南、廣西、甚至四川、雲南都有客家分布，再加上同樣自中國移出至南洋及世界各地的客家移民，我們都應該可以在其中找到這種「特有」的信仰，或者至少有蛛絲馬跡可追索。相信經由如此的參照，方能證明三山國王確實是客家的特有信仰，足以作為族羣識別標誌。反之，如果中國原居地的三山國王信仰亦屬於區域性格局或其他屬性，未普遍於族羣之中，那麼台灣客屬分布與三山國王信仰分布不一致的情況，或許也可能自其中得到部分解答。

二、研究的設計與資料

前述三個問題的解決之道分述如下：第一個問題的答案自然是需要更多的文獻及田野，以尋求信仰和社羣組織原則之間可能的相關。這種深入的門徑，是台灣研究者的職責所在。第二個問題的困惑發生在研究設計之中，不完全的資料，可能過早提出的初步結論，會使後續的研究不斷跳出未預期的變數；這時修改假設或擴大資料是必須的。民間信仰的發生既然在幾種凝聚社羣的原則中皆有可能，何不在重新嘗試或更深入論題之前先恢復或擴大原始資料的蒐集呢？所以我們

想投入的是第三個問題——亦即參對的取向——轉而從信徒與移民的發源地去尋索信仰與社羣分布互動的原先規則。但問題既然是在客家與三山國王之間的關聯上，我們想先縮小範圍；專注於所謂客屬原始核心地區的粵閩贛三省交界地帶，而擱置與台灣同屬移居區域的粵西南、廣西、雲南、四川諸省及中國域外，因為在台灣發生的未知變數也可能出現在這些地區。況且這些分布廣大且零散的客屬，其資料的收集也非這個小小的文獻研究所能負載。

歷來台灣對客屬原居地三山國王信仰分布的研究不多見，有的話也僅是簡單的敘述，缺乏較深入的探討。本項研究日後將以五十種左右粵閩贛三省的地方志；包括省志、府志與縣志為主要資料，並且佐以其它著作。希望能恢復十九世紀中葉之前中國三山國王信仰的分布情況。此外，延續以往方言羣／族羣取向的解釋，對於此種信仰分布地區的方言羣／族羣，將再以方志及現代漢語方言學的實地調查結果作一歷史性的探討，以期能夠分析向台移民時期，中國本地三山國王信仰投射在社羣組成上可能的表現形態。

三、在粵東三山國王不只是客屬的信仰

若從實證史學的角度出發，元代劉希孟完成於西元 1332 年，收錄於明初《永樂大典》的〈潮州路明旻三山國王廟記〉應該是此種信仰信史的開端。這篇文獻陳述了兩個可實證的信仰地區：一為彼時潮州路揭陽縣，明清以後且遍及全部三陽地區（即西元 1733 年潮嘉分領之後的潮州府）；一為梅州的明山地區。至於向台灣移民時期的分布，經過對粵閩贛交界地帶的各種方志翻檢的結果，我們發現在向台灣移民時期左右，地方志顯示三山國王廟的分布如下：

(一) 廣東省潮州府所屬各縣。

(二) 廣東省嘉應直隸州本州（民國時期的梅縣）及州屬的興寧縣。

(三) 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

至於這些地區的方言羣分布情形，嘉應本州及所屬興寧縣，潮州府屬的豐順、大埔兩縣是歷來熟知的純客屬區域，很能支持歷來的說法。惠州府的陸豐縣，若以台灣經驗出發，則會將其視為客屬縣分。但以謝劍的香港同鄉會研究成果觀之，它是潮州或福佬移民的原居地。因為此縣至少有兩種方言羣／族羣居住。而在方志中呈現超過書面數量與本土生發論述的潮州府屬七縣，福佬却是佔絕大多數的優勢；而且，相對於客屬，福佬應該是較早的住民。以三山國王祖廟所在的揭陽（現屬揭西）河婆為例，一篇當地客屬人士陳述，他們的祖先是明代才移入此地，而在此之前三山國王信仰已經存在此地，甚至已遍布潮屬各縣。

潮嘉兩地人士對此信仰的態度與論述却可能有所區別，基於地緣的因素，潮

州府方面對三山國王的信仰視為本土生發的，曾有人以古代的「社」來比擬其與社區之間的關係，而且三山國王夫人及宋代前來誥封的指揮使都有各自的廟宇，形成一整套的三山國王信仰叢(Worship Complex)。但嘉應州方面則非是，首先本區似乎另有漢帝、梅溪等代表性的地域性神祇，再者清末以來及近年的客家研究對此信仰描繪卻是趨向於以外來的、移植的方向加以論述。恰與今日台灣研究的結果相反。

四、幾點討論

(一)研究史中客屬與三山國王關聯自何而來？

早在十八世紀初期，台灣住民原籍的閩粵之分不盡然等同於族羣上福客之分的認識，已由當時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提出。十九世紀晚期的台灣地方志書中，言及一地的三山國王廟時，敘述其信仰社羣多為「粵籍」或「粵民」，並未有明確的方言羣／族羣指涉。日本領台之後，似乎官方以及大部分的學術著作，對台民的分類是簡單的閩粵二分法，有時候就等於是福客之分。我們推測，混淆可能即此開始。但三山國王與粵籍移民有關這樣的命題並無謬誤，只是不夠精確而已。六〇年代初期的研究尚見此種較具保留的看法，但七〇年代以後的論述中，似乎就跳過粵省或粵東可能存在的文化多元性，而直接論定三山國王是客屬的特有信仰。雖然由前文中得知在粵東三山國王不只是客屬的信仰，我們還是可以接受它在台灣表現的特性。但是按照這樣的說法，必須假設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間點上，台灣所有三山國王的信徒都是客屬，再者則是，所有來台的（潮嘉分領後的）潮州府移民也都是客屬，如此才能形成族羣性的信仰。那麼我們不禁要問：

(二)台灣歷史中未會有過潮州福佬？

以日人 1926 年的鄉貫調查資料為準，來自粵省移民中，潮州府原籍者的確居最少數。但是印象中更少數的汀州府、興化府甚至福州府移民都曾出現在台灣歷史舞台與研究篇幅中，但是潮州福佬卻似乎未曾露臉，原因為何？若單就地緣看來，活動於海濱的潮州福佬比山民身分潮州客家更具向台移民的先天條件，若干台灣的地名也顯示移民的可能，但是這些更可能信仰三山國王的人羣為何卻鮮有所聞呢？從語音的相近上推論，他們可能較易融入漳州府移民中；但是他們是否會基於「省籍因素」而被視為客屬呢？或是說，會不會有些「福佬客」根本就是福佬？

(三)信仰與地域間的聯繫原象與變化為何？

康熙年間纂修的《平和縣志》中已出現若干保生大帝廟宇記錄，而廈門的顏章炮氏也說明廣澤尊王與清水祖師等信仰在福建本地亦有滲透至數縣以至全府的情況，所以前述的那組陳述，若與台灣田野結果有所扞格處亦不為奇。回到三山國王與聯繫可能較深的潮州府移民來，若結合 1926 年的鄉貫調查與稍晚曾景來氏的〈台灣寺廟總覽〉，我們發覺潮州府移民比率高的地區固然有三山國王廟出現，如新竹橫山，彰化員林、竹塘等。但潮籍移民佔三分之一的新竹竹北卻未見此類信仰廟宇，反之，彼時粵籍（不分府州）移民後裔極度偏低的宜蘭冬山卻有七座之多，而這些地區或問題正也是歷來研究的空白之處。即此，我們的文獻工作已抵達終點，更詳細的答案應該是在廣闊的田野之中。